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浩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文公下　頃王二年晉靈四年楚商臣穆王九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

夏秦伐晉

秦伐晉春秋狄之論者疑貶秦太甚以為有缺文其說是矣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禮是非惟以報復為事故春秋貶之

也愚竊疑焉趙盾諸臣始以靈公幼弱不克負荷求君於秦其事雖非其用心未為盡非也既而背先蔑變初議立靈公猶曰吾立嫡也當以善意諭秦使之自退遽乗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之受欺甚矣興兵以報亦常情之不容已者而傳又謂晉取少梁以啓之致秦人略北徵以報焉晉實不道春秋何事遽貶秦乎以為經有缺文者是也必强求其罪而貶之過矣陳止齋謂楚所以覇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

楚役是以春秋貶之但春秋褒貶隨事而見令只為伐晉而書未暇責以他事此說固善施之伐晉似乎太早

楚殺其大夫宜申

案左傳宜申謀弒穆王為所殺此謀弒君也而稱國以殺何哉蓋穆王者商臣也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凡楚國之人皆得而誅之而未有能討之者宜申於楚成為弟其為此謀安知不為先君討賊事不獲成以

死史遂以謀弑君書春秋原其有討賊之心不以無將之罪罪之是故稱國以殺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義見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也今来盟於魯王命也而不書王使公及之盟而不書公及為天王諱過亦為魯諱惡也諸侯盟於王庭旅盟也天子上公出盟諸侯涖之而不

與之偕盟也此乃名分之所係未聞王遣使出盟諸侯者也今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來盟文公倘知事君之道當躬拜王命之辱辭不敢盟朝於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於女栗不共甚矣春秋諱王不稱略公不書雖為魯諱惡而貶魯之義亦在其間矣或疑蘇子外交恐不然外交者如祭伯來是也何以盟為蘇子本畿内諸侯國於温為狄所滅奔衛王復之於周乃流離困躓之人何

有於外交此實奉王命而来耳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

厥貉之次楚商陳兵重地虎視中原以脅從諸小國陳鄭宋皆望風而靡宋復導之以田孟諸晉失霸矣楚窺伺中夏七八十年桓文嗣興志不獲逞文公歿襄公猶能勉自植立以不墜其已成之基今趙盾秉政而晉始失霸楚由是愈强大非盾之責而誰責是

役也宋鄭陳蔡皆從於楚春秋獨書楚子蔡侯次於厥貉宋陳鄭預會而不預次故也預會者脅而從者也預次者同惡者也書不書著其罪之輕重云耳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春秋褒其來聘魯進之而書爵令厥貉之會麇之伐皆以楚子書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凡書楚子皆辯分也彼僭號為王憑陵中夏春秋懼其擬于王也故自盂以後多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而辯内外之分奚其為進乎次而不伐例自是有五氏垂葭渠蒢

在定公九年十三年十五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謂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人伐之麇微國也猶恥從孟諸之田宋先代之後乃與鄭伯分左右孟夙駕載燧而不以為恥由是言之楚之伐麇之榮也春秋是以表而出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惠伯

楚伐麇叔仲彭生會晉比事而觀見聖人意矣楚商

次於厥貉宋陳鄭望風款附麇獨逃之春秋書楚子伐麇褒麇也晉郤缺為會於承筐諸侯之大夫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蠻荆强盛而替於從晉春秋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承筐亦褒魯也此不待褒貶而見者也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夫楚非驟强晉非卒弱也使趙盾能於此時稟王命合諸侯討貳國楚豈不知所懼乎彼次厥貉而三國奔走聽命盾坐視不顧乃徐遣郤缺為此會具文應敵而

諸侯自是散矣叔仲彭生叔牙之孫惠伯始見義又見十三年公如晉十四年同盟新城

秋曹伯来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鄷舒且讓之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鄋瞞侵齊遂

伐我叔孫得臣敗之於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嘉之葢魯之弱非果弱也由君臣無自强之志齊霸則求援於齊晉霸則求援於晉楚强則折節於楚積弱不競以至於此中間一二能臣為國自奮亦足以警强鄰而威外侮如長勺之戰鹹之師是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自強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太子宋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

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来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伯趙氏駁之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伯且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名之況於郕未嗣位者乎春秋正名之書乃謂魯君以諸侯逆之故書郕伯必無是也此駁甚當孫泰山云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自是入齊為附庸此為齊所廹而来奔盖齊之附庸而奔魯春秋以其本為伯

爵故雖附庸而存其本封以正之不書名閔邾之無罪齊人之無道也合二說而觀得春秋之意矣

杞伯來朝

杞先代之後自春秋所爵或升或降此經疑也姑置勿論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書子叔姬之例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義正矣左傳乃謂杞桓

公來朝請絶叔姬而無絶婚揆以人情未有絶一姬而復請一姬者也杞何敢爾此叔姬許嫁未行而卒故杞人復求其次公羊之説是也但公羊謂凡稱子皆貴之母弟也穀梁亦曰公之母姊妹也而趙氏謂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之非先君之女二説不同愚謂稱子者别異之辭非公之同母姊妹則公之女異乎其他姑姊妹矣是時有兩字叔姬故知非獨時君之女公羊趙氏之説當並存

夏楚人圍巢

使越椒來而書楚子次于厥貉而書楚子令圍巢而書楚人或者疑焉愚謂椒之聘窺伺中國也厥貉之次脅從諸夏也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辨内外之分令圍巢楚之屬國也蠻荆自戰其地可略故書人此春秋抑揚之微旨所謂婉而成章者也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是時穆公已卒經不書使術来者乃康公也或曰秦伯使術来聘與楚使之来同例否歟曰否春秋書法有似同而實異者椒来而楚師踵於其後書椒来志其窺中國也若術来乃康公之善意春秋無貶也左傳以河曲之戰繼其後傳會而為説曰術来言伐晉夫秦晉交兵其来已久於魯何預術豈為是故来歟曰術去族何哉曰術者始開兵端之人也秦晉爭戰二十餘年皆

術與孟明之所爲嘗爲晉獲矣今而使魯春秋惡之是故不著其族以爲秦使之不當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殽之憾未釋而令狐之怨繼之此秦晉所以交兵而未釋也愚謂殽之憾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秦乘晉之喪而潛師伐鄭兵端所以始也晉人求君於秦秦以兵衛而納之趙盾輒變初議不以一乘使諭秦遽出兵禦之於境晉之曲爲甚而更興少梁之役是

以秦人復有河曲之師論者反謂秦人遂非積怨以秦為曲此愚之所未喻也葢殽之憾未平而令狐之怨再結咎實在晉故春秋不書秦人伐晉而書晉人秦人戰于河曲言二國皆有可責而晉為甚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注二邑莒魯所爭者也魯之患不在莒而魯人每詳於備莒者睥睨弱小以為侵漁之計耳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貶也

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地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魯興兵而城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與此爲三皆譏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

公羊曰世室者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廟也曷為稱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於周也世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曰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為社稷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左傳杜注大室者大廟之室也孔注引明堂位為說曰天子

之廟上為重屋此大廟當中之室是室之最尊者也故知是周公之廟三傳為說不同愚以杜說為正魯用王禮故廟有大室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武公為兩世室經書大室謂大廟當中最尊之室非周公廟而何公羊經作世室者傳錄之誤耳周公為魯大祖百世不毀之廟令而傾圮不治以至於壞此變之大者魯君臣略不知戒懼視新宮火三日哭者猶為知所變而變矣春秋重有譏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義併見下公還自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義已見十一年承筐之會

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為厥貉之次宋鄭衛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於是衛侯於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

于棐俱以魯為介而求成於晉彼非有懼於晉也魯君介然不忍即楚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者復合明年遂會于新城魯為之倡也春秋於公之往復詳記而備言之褒魯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頃王崩匡王立

左傳是歲頃王崩匡王立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不赴是以不書烏乎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

子聞父喪豈必待赴而後奔乎臣聞君喪以不赴而不臨不賻不奔猶子而不喪其父也三綱淪廢風教大壞天下諸侯幾於無王春秋不書王崩著天下諸侯之無王也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怨興南鄙之師左傳乃謂邾人有喪魯弔之不敬邾以是來討

其不然歟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脩怨耳春秋

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也卒不葬

齊孝之死潘殺其嗣子而自立為君齊之簒賊也今

潘死其子舍立復為弟商人所殺出爾反爾物理之

當然春秋之不葬討其簒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義已見十一年會于承筐十三年公還自晉

或曰新城之盟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桓公于幽之同盟同歟否歟曰其事雖異所以為同則一也幸諸侯猶同於中國也晉君幼趙盾專無意於霸諸侯去而從楚徒以魯君執義不回介然頽波之中不為楚屈中國欣慕之是以諸侯之散者復合非有畏於晉也亦非趙盾强求其合也去逆効順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與之特書同盟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曰孛者彗也其言入于北斗斗有中也穀梁曰孛之為言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謂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以北書所以别乎南也北斗居天之中宻拱宸極綱維萬象妖氣欃槍干而入之此楚氛被乎中夏王綱陵遲中國失霸之象也經書孛凡三見言有星者謂非常見之星不當有而有也異之大者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三傳所載略同左氏以為趙盾納之公羊以為郤缺納之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邾人之言曰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雖然貜且長郤缺曰非吾力之不能納也義弗克也引師而去君子大其弗克納穀梁亦曰人之何也微之也長轂五百綿地千里入人之國至其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

納者弗克於義也愚謂晉為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一乘之使問其孰為少長孰當立不當遽興兵入人之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郤缺以諸侯之師次于城下始知貜且為長而還輕動大衆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還者郤缺也春秋書人以責趙盾書弗克納與郤缺之能克於義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名敖之罪人也其死也卒之其喪歸也復書之於

毋非録赦也敎孝也案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齊人送之杜預曰大夫喪還不書善魯人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敎孝之義故特録之得其説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當稱子今稱君此春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商人弑君之戮穀梁之義

盡之矣或曰自入春秋弑君簒國如衛州吁齊無知皆去族以示誅令商人猶書公子何歟曰州吁無知未成君而見討舊史故直著其弑君之罪是以聖人因其已書而去其族若商人者簒弑之罪雖與州吁同但考之世家舍之父昭公潘者亦以簒弑而得國令商人殺潘之子潘與商人皆簒賊之當討者也書法之不同以是故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卿也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謂諸侯之大夫來奔未有不名者子哀書字故曰貴之此以子哀為字强求其可貴而言也諸儒多從左說謂奔亡之美無過子哀愚竊惑焉夫委質為臣在卿大夫之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乃曰不義宋公而出何其誣乎昭公雖非令主然自即位以來羣下再為亂襄夫人者君之祖母復黨於公子鮑輔之以圖篡君之黨盡死亂賊之手昭不能君亂

且作矣子哀者若不在其位潔身而去猶之可也茍為卿矣臨難自免為臣不忠罪莫大焉而以為春秋貴而不名豈聖人因事垂法之㫖哉公穀二傳皆以為失其氏族無所考置不論後儒不必强為之說胡氏引微子之事為言此尤不可聖賢制行豈與衰世大夫同日語哉或曰若子所言易稱見幾而作者其不可行於衰亂之世乎曰見幾而作為耽寵懷祿可以去而不去者言之也非為臨難履變當死不死委

而去者而言也子哀若無官守言責去之無悖於義若在卿大夫之位義不當偷生苟免以苟免為見幾則名教之罪人也學者不可以不辯子哀者黎錞以為宋公之子如子糾子同之類若宋公子見父之危舍而去之去非春秋所與孫泰山以為子者宋之姓哀其名然皆未有的論姑置俟考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春秋於商人弑君之後而

繼書執單伯執子叔姬所以著商人弒君簒國拒王命執君母之大惡公穀不深考乃謂單伯爲魯大夫以滛故爲齊所執其義大舛或曰隱七年戎執凡伯于楚丘春秋書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子曰執者上執下之辭不言戎執而言戎伐以天子之使見執於戎人而爲之諱也今齊商人以中國諸侯而執天子使者春秋不為王諱何歟曰譏也商人弒君簒國王當命諸侯大國總師徂征正逆人之戮今既不能

然乃為魯遣使以叔姬為請此非王之所得為也當討而不討不當使而使王失馭臣之柄致逆商敢於犯上悍然自肆而不以為非春秋直書其事誅商人也不言王使為王諱亦譏王有以召逆商之侮也胡文定謂春秋再書齊人者罪齊人之黨惡也商驟施而得衆齊人懷其私惠而忘其大惡弑君既不討執君母又無有能救者則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書齊人者窮逆賊之黨而治之也論則勁矣愚以齊人

未必皆從商於逆也其公卿用事者與商人同其謀故商得以行其所大欲謂公卿用事者皆有黨賊之罪則可國人何罪而云皆在不可赦之域無乃非春秋用法之意乎漢人每當諸侯王有反謀根連株逮徧及國中正緣刀筆吏以窮竟黨與為能事故其禍至於如此春秋之治黨與治公卿用事者之與於逆治隣國諸侯之黨於逆必無徧及國人之理愚恐後之酷吏借經義以為殺人張本故不得不辯耳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義見行父會齊侯于穀公子遂盟齊侯于郪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穆襄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為篡奪之計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鑵為司徒亂黨參錯其君僅擁虛器而已華孫者華耦也實子鮑之私人亂黨使之歷使諸侯豫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左傳乃謂與其官屬偕來

故貴之以字書其不然與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得之矣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類蓋譏也華督負弒君之大惡其孫復為亂黨出使將歸而共成簒弒之事故春秋因以華孫目之閔其不能蓋前人之愆又將預於亂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以淫亂死于異國魯之罪人也喪無可歸之

理其子請於魯請於齊而歸之春秋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善齊人之能歸也公羊乃曰齊人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此恐所傳之妄左氏所記者其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義已見莊二十五年

春秋日食三十六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及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書鼓用牲于社左傳于莊則云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所以譏於文則云諸侯當用鼓于朝而鼓于社且天災有幣無牲是以

亦譏其實春秋于二食所書全同左傳前後異辭者

雜記所聞也

單伯至自齊義已見單伯如齊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文之霸也踐土于温翟泉會蔡皆與及晉襄殁楚

有厥貉之次從之者亦蔡而已蔡從而後宋衛鄭皆

從蔡實為罪首伐之是也然捨強大而治細弱晉之

用事者能不愧於心乎齊桓公潰蔡而後臨楚意不

在蔡也晉文公侵曹伐衛而後及楚戰意不在曹衛也令趙盾為晉政南不能敵楚西不能輯秦東不能制齊乃使郤缺以師伐蔡入其郛避強梗而侮細弱雖入蔡益見其無能為也其入而不有懼楚師之來追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義併見後齊人再侵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扈之盟八國之君來會謀討齊也夫討齊非為魯也討齊人之弒其君者也齊商人弒其君執其君之母又執天王之使躬三大惡晉之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今以討召諸侯以賂釋篡賊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怙權自私利黨賊不利討賊故導其君以賄晉靈豈知為此乎春秋於是會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霸而同之於諸侯其貶晉也大矣胡文定乃曰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

外國君臣同辭略之也曷為略八國狄之也齊人弑
君不能討受賂而還是故狄之書諸侯盟于扈分其
惡於諸侯也愚謂春秋用法誅其首而略其從令晉
人以討賊召諸侯諸侯莫敢不至晉自受賂而止乃
分其惡以及諸侯舍其首而議其從其非春秋書法
之本旨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或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叔姬既喪其夫子又為亂賊

所殞魯人請而歸之是乎否邪曰有一家之私情有天下之大義父母志歸其女情之不容已者也國君志討鄰賊義之所不容已者也而況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霸國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為戮亦足以伸大義于天下乃卑躬下氣憑王寵以請昭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國以是見侵姬以是見執不惟辱其女抑亦辱王命書齊人

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皆在齊人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此由扈之盟辭曰為魯討齊既而逡巡引退反以益商人之暴春秋書侵我伐曹著齊人之無忌憚也晉人之無能為也或曰魯非齊之匹也子責以討賊之義毋乃非所責乎曰否義之所得為即事之所可為魯哀公亦孱君也田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哀

公請討之聖人必知其事之克有濟而後以告於君聖人非徒言也前日齊桓之伐魯昭之侵魯魯未嘗避之不與戰今商人愈無道文公愈卑屈自入春秋七八十年魯之卑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當討而不討當禦而不禦乃惟請盟之為務一請不從至於再三略無有彊立之志尚何以君其國而子其民乎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甚哉魯無君子國家坐受其敝也春秋始年齊魯强

弱無以大相遠齊得一管仲而霸歴數傳國猶未艾魯自僖公託國于季氏至文公委政于襄仲平居無事怙權恣睢其君莫能制一旦有急倉皇失圖不乞援於晉楚之庭則請命於仇讎之國曾無一人以討賊明義為其君告所謂肉食者鄙累數千百何能有益於人國哉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商憑陵莫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或曰魯文四不視朔惰歟病歟春秋書之譏之歟閔之歟曰公穀以為無疾不視朔左氏以為實有疾不書也蓋畏也齊商人既歸子叔姬於魯隨以兵加之且欲邀公自為盟公懼為齊所辱趦趄莫敢前託疾堅臥使二臣更請春秋前書行父陽穀之會後書襄仲郪丘之盟其間書公四不視朔著公所以託疾堅臥者不欲自出盟齊焉耳嗟夫强臣我之臣也强國



我之與也文公内不能正其強臣屈伸俯仰惟季仲之所欲為故外無以控制強國卑屈求服猶恐敵人之不受其亦甚可鄙矣四不視朔而使行父襄仲乞盟于敵春秋之書之志魯文之不能君也不惟貶公幷行父襄仲而誅斥之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此以賂得盟也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而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

力我以吾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以求盟視長勺乗丘之大夫眞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聲姜也

毁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郎臺也先祖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胡文定以為毁泉臺者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立論太過恐為後人之惑木訥乃謂先君築之是則今日毁之非先君築之非則今日毁之是以

為文公毀之為莊公滅惡孝之大何得為非二說過不及愚謂臺之作事逸游以勞民可譏也然事在已往更三世矣毀不毀無關於國之存亡理亂亦何以毀哉勿葺可也据左傳文公毀泉臺實為妖言所惑非謂築臺之非而毀之以是為文公之孝非其實也公羊立論平正有得春秋之意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此楚庸相攻也而秦與焉春秋序秦於楚之下外秦

也秦詩列于國風秦誓列于書篇之末聖人固不欲外之也而秦人不以成周建國自重儕於僭號之狂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小國之脅從於楚者矣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外秦也自是春秋始外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也

或曰宋昭公之死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春秋書宋人弑其君何也曰人之者同之於衆人也與衆弑書人之例不同國君所為不道君祖母與大臣更議

所立猶曰為宗社計也今乃不然據傳襄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則助之施助之施所以入之也穆襄之族所以敢於犯上作亂子鮑所以敢於謀篡以夫人主之於上耳則夫人之弒昭公正坐淫故與慶父哀姜之弒閔公其事適同非為宗社計也非為宗社計則衆人之弒君也舊史必謂襄夫人以祖母殺孫義之不得為春秋正之書人書弒人之者待之衆人之道不與襄夫人以殺孫所以正其預弒之罪耳魯

哀姜通於慶父而弑閔公閔公雖弑而慶父未之敢簒也齊桓仲其霸討哀姜死慶父戮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不氏貶也以魯事而觀宋事可以類見左氏乃云書宋人弑君君無道也吁有是哉愚觀宋昭之為君始者固不能無召亂之愆其後穆襄之族怙亂再三翦君之黨樹巳之私昭公栖栖然孤立以待於亡傳載其將死之言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是亦可憫焉耳公子

鮑首惡襄夫人主之使當齊桓之世執鮑歸之京師明正典刑襄夫人亦有罰焉耳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後先弑君霸國無討又從而輔翼之自是以後篡弑之禍接跡於中原晉靈魯赤皆死於强臣世大夫之手趙盾實

為之也人以為肴有無君之心故黨弑賊而不問肴
何以辭其責故春秋於扈之盟而不序諸侯於宋之
伐而人四國皆所以致其誅於肴也身為晉政以主
夏盟庇弑賊而不討謂諸侯何吾於扈之盟宋之伐
而知肴之心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當討齊者也魯不能討齊反坐受逆商之侮盟其臣以為未厭復伐之而求盟其君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嗟夫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卑而日益索盈與索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稔歟宜其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兩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齊商人弒其君盾為會于扈曰將以討之卒

之取賂而遂止令宋弑君盾復合四國之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亟還鮑既立矣位既定矣乃復為會于扈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為之切齒而况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霸書曰諸侯會于扈或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魯陳鄭為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之盟視稷無以相遠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督之弑霸事未興齊魯陳鄭相率而往共奬簒賊也故春秋書曰成亂並責

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後先弑君皆納賂而無討更要討篡之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于稷故春秋削晉霸以示討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義見僖公之殁

秦伯罃卒

左傳書秦穆公卒在文六年何休注公羊乃以秦伯罃為穆公曰為其賢而卒之當從左傳此蓋康公也穆公名任好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弒之也閻邴微賤小臣法當書盜今而書人以商人有當討之罪也弒君簒國執先君之夫人拒違王命辱天子之使罪大惡稔舉齊國之人皆得討之雍廩之殺無知是其例也故不以盜書但閻邴

不能討之於簒弑之初既戴之為君又從而弑之故不得從討賊例而以弑君書或曰此二人者實殺商人今書齊人疑於衆人之弑之歟曰否商人齊之獨夫也殺獨夫者衆也非二人獨能殺之也二人者因衆怒而殺是亦衆人殺之耳故書齊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書遂得臣如齊繼書子卒著二臣挾強國之援歸弑

其君也亦以著齊惠納土田之賂忍於戕其甥而立他人也遂自僖公之世始用事專盟專會專兵見于經凡十有五六書中值文公庸闇怠於政事仲遂此威福自恣内交嬖寵外結强鄰權勢頓出諸臣之右卒之弑嗣君黜君之母立庶孽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中立不倚者惟叔仲惠伯一人乃殞命賊臣之手由文公無正家之法嬖妾得交用事之臣預為奪嫡之計赤之死接之立此乃賊臣嬖妾之本謀特文

公惛而不悟耳凡使書正不書介此書介見得臣預於逆謀春秋著討賊之義故併使介書

冬十月子卒左傳子名惡公羊名赤

子般之弑也名以卒之時莊公未葬也今子赤之弑不名以文公既葬成其為君是以不名此春秋特筆也或曰齊侯舍之弑以先君既葬稱君以正弑賊之罪今文公既葬而子赤不得書薨奈何曰史臣為篡賊諱也赤為君則宣為弑此為賊諱夫豈為君諱乎

隱之弒史臣為桓諱不書桓之弒史臣為姜諱不書子赤之弒史臣為宣公母子諱是皆沒其弒而不以實書聖人之修經也革而正之則桓與宣皆有簒弒之罪故因舊史而書不曰弒而曰卒卒而不名則夫子書法之權衡也然而先之以二賊臣之使齊繼之以夫人姜氏之歸于齊而其弒君之跡與弒賊之情狀亦無以自隱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正宣公母子及襄仲得臣弑君逐嫡之罪也姜氏文公正妃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者文之嬖妾外交襄仲共謀簒弑又不能尊事嫡母廹而歸之于齊躬天下之大惡是時風教大壞亂賊披猖齊人弑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隳頹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筆至此重為三嘆云

魯人名之曰哀姜左傳以為出姜緣魯有兩哀姜今名之曰文夫人

季孫行父如齊

宣十八年左傳載行父之語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然後知子亦之死季氏亦與其謀蓋襄仲倡之得臣行父輔之春秋於夫人大歸之後繼書行父如齊以見其亦預於弑或曰是三家者亦有憾而為此乎曰利而為之耳君薨太子立正也國之福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强家殺嫡立庶欲以市恩於新君而久魯國之權推

是心以往亦何所不為乎當宣成之世有以行父為社稷臣者史臣之謟辭耳

莒弒其君庶其

公羊曰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范甯注穀梁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而陸氏纂例乃以自大臣為言見之經傳不皆自大臣亦不皆出衆弒此例之所以不容拘而左傳乃謂莒紀公廢嫡立庶太子僕因國人作亂以弒愚尤不謂然也左傳所書莒之兩弒此

庶其之死與襄三十一年密州之弒皆以為子禍兩事又大略相類此傳疑傳信之辭耳楚雖蠻商臣之弒聖人不以其為蠻荊而遂略之不書莒雖小邦諸夏也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以為準必無稱國以弒之理左傳所引雜出諸書有如莒之二弒乃中國大惡關係甚重不可無辯當從公羊此庶其稱國以弒乃衆弒之辭夫何疑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宣公上　名接文公子匡王五年立是歲晉靈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書即位與聞乎故也或曰桓宣二公篡弑同而在位十八年書王不書王之有異何歟曰先儒評此者多矣桓公之弑東遷初年王道之不行未久也聖人於其在位十八年書王者四不書王者

十有四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也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有餘年霸政至是亦弛無與任討賊之事者故遂書王明王法以示萬世此論固已得之但桓宣之事亦有不得同者不必以例求也昔者魯慶父哀姜比而弑閔齊桓公赫然發怒二人者咸底于辟自是中國無簒弑之禍者四十餘年皆桓公威德之所覆也今襄仲敬嬴比而弑亦乃以是謀之齊惠惠入其賂田而許之仲歸遂弑嗣君併殺君之母弟立嬴之

子接是為宣公仲與嬴固當坐首惡之戮使齊惠能
率厥考桓公之遺訓拒而絶之彼賤妾賊臣何敢肆
無所忌至於此是故春秋專討齊惠自子赤之卒及
宣公之篡前後八書齊不間以他事著其罪而討之
此二弑書法所以不同也或曰若是者宣其無討乎
曰繼弑君而書即位坐首惡也使宣公於得國之後
正襄仲弑君之戮厚子赤之終葬以君禮則首惡之
罪猶可少逭今受位于賊臣以賊臣為恩已而莫之

討葬君復不以禮又廹逐嫡母而歸之齊首惡之罪
復何所逃故書即位以討之此則從魯桓弑隱之例
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春秋書公即位繼書公子遂如齊逆女著大惡也國
君繼世之初斬然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
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
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

也蓋請婚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
如齊之時故即位甫爾而襄仲隨有遣遂逆女之行
未幾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
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弒其君蓋明王法以
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嗟夫如齊稟命而歸弒
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
以賂者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弒君

簒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為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斥而義自見者也春秋雖為魯諱而簒弑之惡亦不為之隱也○春秋書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討遂也亦以治宣公也而左傳乃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何求經之淺耶左傳不明春秋用法之意類此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穀梁曰婦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也曷為貶譏喪娶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愚謂夫人非大夫所得而以也遂挾齊以弑其君娶齊女為簒君之婦魯之國家實制於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喪娶固當譏而罪有大於喪娶者棄母於齊娶婦於齊是春秋所以誅也母哀姜也左傳曰為出姜哀姜文公夫人宣公之嫡母今所納婦姜之嫡姑也哀姜雖見棄于齊賊臣悖妾

之棄之非得罪於宗廟見棄於先君則猶魯夫人也故春秋於子卒之後繼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公始立而書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言婦有姑之辭姑哀姜也傳者乃目敬嬴為姑大失春秋辨分之意而左傳至名哀姜為出姜是賊臣悖妄逆子可以出先君之夫人左傳不明大義往往類此嗟夫此一齊也受人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以為之婦絶滅天理敗亂倫敎遂使周公太公

之國而胥為無禮無義之歸此春秋中年魯國一大變也是以聖人於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臣而必及於齊蓋敬嬴襄仲雖蓄篡弒之謀非齊惠為之羽翼無以成其惡也嘗泝魯國禍亂之源自桓莊以來家法壞亂妃妾私事權臣共謀為逆如莊姜之淫於慶父謂莊公夫人也敬嬴之私事襄仲其始也不過相從於淫其極也遂至共謀為篡般閔赤三君之死職夫人嬖妾淫亂之故有國有家者其可不以是為鑒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案傳如齊納賂請會也昔者魯莊將終季友受託孤之寄鴆叔牙戮慶父立僖公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襄仲弑君叔仲惠伯死之行父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或曰自入春秋稱國以殺大夫者皆為專殺今稱國以放大夫者亦謂之專欒曰殺之與放其事異也殺

大夫是為專生殺上侵人主之操柄故為不可若放大夫放之使之念咎久將還之不為專也但河曲之戰趙穿胥甲不肯薄秦軍于險若以是為罪二人皆當逐今甲放而穿免趙盾實私之也胡文定謂桃園之弑盾與穿同志兆於此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魯君之位非齊惠所得而定也前此諸侯有為會而獎簒賊者皆無預

於弑者也魯宣齊惠同惡相濟周有王晉有霸二君皆當相從於戮魯宣之位豈齊惠所能定哉書公會齊侯著其罪而討之也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為弑子赤而賂也穀梁曰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賂齊也或曰魯桓之弑君也入許田於鄭以求追討春秋

書鄭伯以壁假許田魯宣之弑君也入濟西田於齊以求外援春秋書齊人取濟西田書法所以不同何歟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來討以是為賂故書壁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雖出於襄仲事實成於齊惠故聖人直書其事誅魯之割地而追討誅齊之受賂而黨賊其曰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兩討之辭也或曰此與之彼受之經以取書與侵伐取地之取其無別乎曰濟西之取其罪有大於侵伐

之取矣田者先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篡人之國又割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篡又受其賂田以為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公取視以兵取其罪又加數等矣

秋邾子來朝

或曰桓公之篡國也滕侯以二年來朝春秋猶降其爵而稱子今宣之篡也邾子即以元年來朝春秋何以獨無貶乎曰罪有大於此者故其小者未暇責也

宣之簒弑齊惠實使之為之復妻之以女受其土田之賂而為之外援周若有王齊惠當為首戮今未有能討之者則小國之朝何誅譬之大盜据要會法當先討彼穿窬者姑置勿問焉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或曰楚子書爵鄭伯書人非一襃一貶之所係乎曰鄭書人貶也楚書爵非襃前年冬宋鮑弑君簒國晉以諸侯之師伐之取賂而還鄭穆公知晉之不足與

遂受盟於楚若穆者可謂知所好惡異乎他人去華而即楚者矣使其從楚之後能以楚師伐宋聲罪致討宋人必能以鮑為戮更議立君則穆公不失其從楚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抗衡中夏之師非討亂之師也故鄭伯書人以貶其後穆公卒能自以兵伐宋有大棘之勝春秋與之楚書爵正其始封之子號義已見僖二十一年盂之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趙盾帥師救陳及宋春秋惟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弒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皆純於為義然弒君之賊夫人皆得而討之也楚討之晉救之是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言晉會四國于棐林而言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棐林嘉四國之來會也晉靈不君內忌其臣之專恣其

臣不臣復内憂其君之作難亂將作矣前日救陳意不在陳假兵權以自救也今日伐鄭意不在鄭假兵權以自衛也比歲諸侯多散而從楚而四國之君自能堅守盟約非晉靈趙盾足以來之也嘉四國所以愧晉君臣也然晉猶盟主雖惡趙盾而未嘗絶晉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案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穿侵崇秦不與成吁晉計若是之拙

何歟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當國者略不裁而正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或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爵之今晉及宋復伐鄭春秋人之何哉曰此一事而前後貶褒不同之例也鄭叛晉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

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前日之爵諸侯褒諸侯也不及晉今而人晉及宋俱貶之也宋負弒君之大惡不能討而楚討之為趙盾者當内知自愧乃更率弒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故伐鄭則爵之為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事而有先後褒貶之義者也論者乃謂晉數出兵不能有成以是為貶非春秋經法之所在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諸侯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求得則喜爭欲則怒喜怒之以正者鮮矣若鄭穆公者可謂知所怒而怒是以為春秋所録始晉人以諸侯伐宋討子鮑之弒君既乃受賂而還穆公怒而去之即楚將以楚師討宋怒得其正者也楚不能為之特出師而率之與俱侵陳及宋穆之志未獲伸令自以其兵伐宋敗其師獲其命卿之為主帥者鮑所與共為逆之人也當時

諸侯見善之明為之之勇如鄭穆者幾人哉春秋書敗書獲録鄭人之能討隣賊也左傳以為鄭受命于楚而為此役此以一時事傳會為之説耳葢討宋者鄭穆之初意不盡出於楚

秦師伐晉

胡文定曰晉用師於崇乃趙穿私意無名之師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以報晉則問其興師無名之罪故書伐此言書侵書伐之為襃貶但春秋侵伐所以

起義本謂輕兵淺攻為侵全師深入為伐然亦有動大師伐國而僅以侵書者貶其用師之無名而少之耳有輕兵淺攻而以伐書者著其出師之仗義而能有成功也如晉人合十八國之師以伐楚伐也而書侵楚次于召陵貶其無能有成也又如衛人以孤軍侵晉實侵者而書伐晉為不義有以召其伐也似此類甚多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或曰據左傳四國大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報之是乎不報是乎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大棘之戰鄭穆公毅然以討隣賊為事勇於義者也晉不知自愧猶欲為宋報鄭春秋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亦貶之也是時晉靈已長頗惡趙盾之專有意除之盾託為伐國久據兵權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為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

情姑擁兵自為衛耳由是觀之盾不弑君君必殺盾左傳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靈公也成公立

春秋為誅亂賊而作也弑君惡之大者人莫有非弑君而春秋加之以弑君之罪者也初晉襄將終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共謀求君於

秦已而復自變其初說禦秦兵而立靈公盾謂晉靈
德已不知其反以為憾也於是君臣相疑交相為備
堂上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彼靈固已在趙氏罝
網之内雖欲無亡得乎愚謂趙氏所以謀其君者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齊商宋鮑篡國弑君晉為盟主所
當治也靈公幼弱盾為政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
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篡竊之位靈未有知盾
實陷之於惡耳愚於扈之會盟知盾有他志不能事

其君矣義又詳見昭十九年許世子弒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定王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春秋自僖公以後書卜郊不從者有之矣今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者著始郊而天示之譴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天道雖遠稽之人事而可知宣公弒君篡國歸嫡母

於齊娶齊女以為婦逆理亂常肆行罔忌持是饗帝亦有譴而已矣公羊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謂天道闇昧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公羊謂配饗之甚善但諸儒之論多謂魯以文王為所自出之祖以周公為始祖惟明堂位所言謂魯人郊天亦以稷配姑

存於此更考之義又見僖公三十一年

葬匡王

桓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緩葬慢也速葬簡也春秋是以書餘崩義見隱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蓄僭王之心為日久矣陸渾近于伊洛去王城不遠不聞其為王室患也而楚一旦伐之其志不在於戎假伐戎以窺周室也傳謂其觀兵中原問鼎之大

小輕重葢秉晉國衰亂夏盟乏主將以求其所大欲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為中國憂也為王室慮也

論者謂楚子使椒來聘為春秋漸進之然則伐陸渾

問周鼎亦謂春秋漸以進之可乎義又見文公九年

楚使椒來聘

夏楚人侵鄭

此鄭復從晉為楚所侵也晉靈不君惟貨是徇由是

失鄭令成公始立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舍楚而即

晉蓋去逆效順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之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略無成功令息兵踰年鄭何為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子侵鄭惡楚莊圖覇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

自桓文創覇南之楚北之狄有所憚而不敢肆今晉覇既衰楚狄復交為中國患而狄也忽分為二有赤狄焉有白狄焉皆踴躍用兵不相統一而實有向衰

之漸春秋於此著赤狄白狄之號言其勢既分其力亦將弱也其後晉人滅赤狄潞氏殘其氏族因其分也漢唐之邉患大率皆以分而弱弱而敗亡先儒有以赤狄為唐叔之子孫似未然詳見下十五年晉滅潞氏

宋師圍曹

宋武氏奉昭公子將有討於鮑事不克昭公子復為鮑所殺於是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至是宋圍曹以報之宋鮑負篡弑之大惡晉人尸覇而不能討討之者鄭也曹也故大棘之戰春秋書以録鄭之功宋師圍曹春秋書以著宋之罪或曰何以見春秋之罪宋曰春秋諸侯侵伐圍入其事實繁有傳書之而經略之者傳略之而經書之者皆有深意存焉宋有大罪未討而以兵伐人春秋書之即所以惡之不待貶斥而見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自僖三十三年立凡中國會盟征伐無不預也至文十七年晉以諸侯之師討宋人之弑君者受賂而還蘭於是去而從楚晉屢伐而不為之下也令楚伐陸渾窺伺中夏問鼎之大小有僭王之心蘭即舍之而從晉意其為人知義而有勇故能於楚莊盛強之日自拔以從中國可謂得正而斃矣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春秋之法有事大而書之略者有事小而書之詳者事小而書之詳將以垂法於後也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煩而不厭蓋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惟學問君子而後可語也以此聖人亦因莒郯之事而垂訓焉耳夫莒郯所以爭為不平故耳齊魯欲求其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

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莒之不肯宜哉而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而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為利其無道亦甚矣春秋書公及齊侯平莒又書公伐莒取向則此事自初迄終皆出魯宣之意書之所以責之也以濟西賂齊而取償於莒此宣公之本心也

秦伯稻卒

秦之卒葬不盡通諸夏故史之書也略或名或不名

或葬或不葬秦不以告而史缺書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陸淳曰公子宋弒君之賊其惡易見歸生從其為惡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惡所以教天下之人臣者也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蓋為此也胡文定曰歸生與公子宋俱為貴戚之卿同執國政歸生又嘗總大師握兵權聞公子宋之逆謀不能舉覺又懼譖而從之故春秋坐之以首惡之罪合二説而經旨見矣但

左傳於此而為之著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意謂稱國以弒唯書君名為君無道明著弒君者之名氏為臣有罪諸家多引用其說愚以為春秋誅亂賊之書弒君而名賊者十之八九書國書人者十之一二然亦因一時之事而為權衡君雖不君臣必如湯武之聖哲而後為仗義茍惟不然終無以逭首惡之罪左傳著義未備懼為後人之惑故不得不辯義又見成十八年晉厲公之弒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曰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愚謂宣所以篡齊輔之也既得國而免於討齊庇之也割地以賂之卑躬以事之靡所不至而齊之責報殊未已也明年公復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危且辱不得避也自是公五如齊春秋皆備書之非惟危公亦以正齊侯黨篡受地脅昏之罪

冬楚子伐鄭

或曰三年夏楚人侵鄭春秋不與也今楚復伐鄭春秋若與之何哉曰三年之侵爭諸侯於中國也今年之伐則異是鄭歸生弒其君當討也晉宋齊魯皆黨弒其君者視海内之惡思相為濟故歸生之弒諸侯大國莫有過而問者而楚人忽以兵加之彼雖不為討賊而来而春秋治亂賊之法夫人皆得而討之楚於此時而討鄭以兵故不待以外國憑陵之例惜其

具文出師不能明正亂賊弒君之典春秋無深褒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義見去年）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作子叔姬）

子叔姬者或以為同母姊妹或以為時君之女二者必一於此矣義已見文公十二年穀梁曰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諸侯有嫁女於大夫者矣而高固之求昏魯女則以迫脅而得之也公如齊高固使齊

侯止公如齊止之而求昏止之云者止而脅之也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而況於堂堂之魯國乎脅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隣國之大夫而伉禮於望國之君其所以陵暴魯國者至矣宣公因齊之力篡弒得國固不以是為辱魯之宗社重為之辱矣烏乎以千乘之國出涕女于吳且猶羞之而況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高固來逆子叔姬又書高固及子叔姬來責魯也責齊也正高固陵

犯人之罪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逆叔姬猶曰親迎但不當以臣伉君春秋是以書今禮成未幾復與叔姬俱至傳曰来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蓋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非有公事而挾婦俱来齊惠小人實使之

為此耳前日以臣伉君猶以為未足更使之挾婦俱來以要魯宣固無所慊魯之朝廷宗廟實重為之辱春秋是歲自春徂冬纔書此事可以見聖人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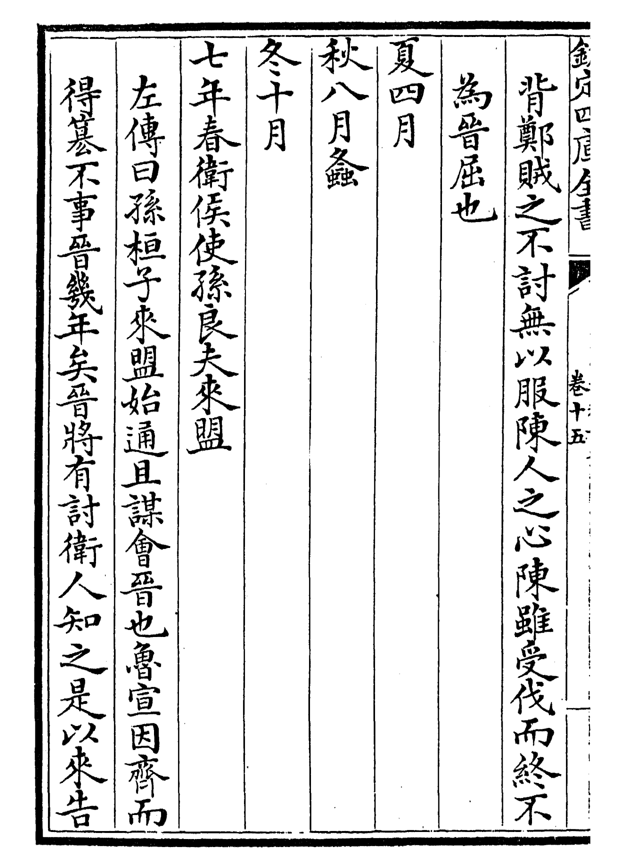
楚人伐鄭

據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或曰書楚伐不書晉救其不與晉以救乎曰然鄭歸生弑君晉當為鄭出師討弑君賊令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

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此責晉也或曰陳叛晉即楚晉之討之亦有弗獲已焉耳春秋何責乎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公之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之叛而即楚良以是故耳是時晉成始立孱君也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為向



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曰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魯宣因齊而得㝁不事晉幾年矣晉將有討衛人知之是以來告

欲魯之預于會也因而為此盟或曰大夫來盟諸侯

僭乎曰否彼以善意來因而為此盟非若齊晉之大

夫挾其强大脅魯國而求盟者比也是故無譏

夏公會齊侯伐萊義併見大旱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狄為齊患齊不能伐萊何負於齊而伐之不過為逐

利計耳而又要魯人俱出師由前日伐莒取向有以

召之耳取向魯之利也伐萊齊之利也齊魯交征利而百姓坐受其毒去年秋螽今茲大旱而為鄰國興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以自戕其人春秋繼伐萊而書大旱志其不恤天災而輕用民力所以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或曰是會也據左傳王叔桓公臨之春秋不書何也曰王人董會所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侈而臣專政亂於內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散而他從

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偪强東夏而不能正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强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屈王叔下臨欲以踵桓文之盛烈多見其不知量也左傳謂晉成之立公不往朝晉人止公于會以賂而免夫晉成尚不能朝王而責望國以朝已僭也晉襄嘗責衛侯之不朝而其臣勸使朝王于温夫然後以兵加于衛所惡於下無以事上霸國所當知也晉成孺子不足深責斯皆為政者之罪也春秋不為公諱誅晉

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曰譏有疾乃復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云以喪喻疾也喪尚不反徐行以俟君使人代已而况於疾乎蓋古有奉君命出疆遇疾而死以尸將事者故諸説多從之愚觀春秋所以書蓋著襄仲之死於齊也仲之罪在齊今死於齊天也後八

曰敬嬴亦死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春秋明天討
以正亂賊之罪其不為有疾而復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翬弒君去族示貶此春秋誅亂賊之常典也自仲遂
弒君春秋雖累著其事而未之討也今因其死始明
正其罪去其族而誅之以垂示後世是義也惟公穀
知之公羊子曰遂何以不稱公子為弒子赤貶曷為
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是以於其

死乃貶穀梁亦曰此公子也其曰仲者何疏之也何為疏之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二說得春秋之意矣胡文定乃以為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所以季友仲遂之卒書季書仲愚竊惑焉夫季友仲遂之於僖宣二公雖皆有援立之功而季友以忠勤見稱仲遂則弑君賊也二君雖以私情厚於二臣而春秋録善誅姦之筆判乎不同恐不得執季友之例蓋仲遂之誅所就者少所損者大其非春秋之意乎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或曰子謂仲遂卒于垂為春秋去其公子之號以示疏絶固也既誅之于前而復戚之于後而書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何哉曰去公子而疏絶之春秋之公法也萬入去籥宣公之私恩也在禮公族有罪致刑于甸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此誅之而猶戚之厚之至也聖人之意若曰祭而必繹禮也繹而必樂亦禮也今去籥而為萬不成萬矣不成萬則不

成繹矣與其不成繹曷若請于尸去繹以示變葢公法行而私恩不廢者春秋忠厚之意非為仲有援立之勞特為之厚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或曰僖公成風與宣公敬嬴之僭號夫人同乎否乎曰均為僭而其事異莊之正妃曰哀姜以淫亂弑君死于齊喪雖歸不得祔為其得罪于宗廟也僖於是禘于大廟而尊其母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

哀姜不終則僖公亦未敢遽為此今敬嬴之事則異于是文公之夫人子赤之母宣公之嫡母也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屬其子馬文公卒仲為亂弒嗣子赤而立敬嬴之子接是為宣公又與仲共謀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號與僖公致其母為夫人其事殆不同也蓋哀姜得罪宗廟義不得祔而文公夫人無罪于魯為賊臣悖妾所逐義不得絶豈得與莊姜同例而嬴與其子弒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

成風偶春秋之書法輕重不同也烏乎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死王室不競中國無霸彼得以肆行而無所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春秋書之不加貶斥其義自見此春秋奉天討行王誅之事也或曰春秋為誅亂賊而作也敬嬴惡如此猶得僭夫人之稱乎曰夫子魯人於魯先君之母義不容廢黜然仲與嬴

之死前後聯書討仲所以討贏也前旣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子遂以婦姜至自齊則婦姑之分已定姜雖歸于齊猶魯夫人也逆妾豈得而僭其名號哉莊公夫人哀姜也文公夫人亦稱哀姜左傳不明大義目之曰出姜今正其名曰文公夫人庶以別於莊夫人之哀姜餘義又見僖公之成風桓公之仲子

晉師白狄伐秦

殽之戰曲在秦令狐之戰曲在晉中間兩國俱息兵

而趙穿輒興伐崇之師是致秦人復以兵加晉趙盾不知自反乃率白狄伐秦狄方肆其強暴晉又從而羽翼之罪在晉矣秦雖介處西戎穆公餘化在人且有大德於晉強臣無狀率白狄以伐之春秋不與也是故書晉師白狄伐秦不復以及字偶晉於狄深惡之也

楚人滅舒蓼

荆舒為中國患其來遠矣荆日盛舒日微乃復屬于

荆僖三年徐人取舒為中國撓楚也比吳之興舒往来叛服於吳楚之間種類不一有所謂舒蓼舒鳩舒庸者焉傳注以為文五年楚滅六與蓼蓼即舒蓼乃臯陶之後既滅而復興今又為楚所併其後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春秋書之不遺豈以其為明德之後書以著楚人滅國之罪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二説不同然春秋所以書非特譏喪不如制亦紀變異垂訓戒也胡文定以敬嬴弑嗣君立其子逐嫡母篡夫人之位葬而雨以著咎徵於是知有天道而木訥引定公葬而雨文姜葬而不雨以非之此亦强為異耳夫凶人作凶事而咎徵隨之者理之常也亦有

不盡然者理之不可常者也聖人惟其常不惟其不可常如敬嬴者罪盈惡稔幸而得沒於牖下及其葬雨不克葬凶德與咎徵參會非譴而何訥何庇焉或曰葬而雨遂葬乎其當且止乎曰國君之葬其親潦車蓑笠所以備雨者有司之常事夫豈不能辦然當變異驟至亦有非人力所能勉强而就事者與其誠信不至自愧悔於他日不若稍止而緩定庶無遺憾焉耳故左傳之說有不容盡廢

城平陽

城有不時而書者亦有城要害之地而書者初不必專以時不時為拘也城平陽左傳曰書時也但謂王正為周王正月者左傳也言水昬正而裁者亦左傳也此十月城平陽若以周正為斷乃是令之八月是時水星不應昬正何以謂之得時若以夏正為斷則此十月正是北方七星昬正之時以是而觀見左傳元不能守周正之說而春秋行夏時也審矣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嗣世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至深罪之也下逮戰國時周衰益甚齊威王往朝於周天下皆賢之而況春秋時

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叛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微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胡公之説善矣以其發明春秋比事之旨故備録之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以根牟為邾邑魯取之取邑也杜氏以為東夷國琅邪有牟鄉是其處魯取之為滅國矣二説不同

木訥謂伐萊取根牟皆齊事但中間隔一秋字耳此説固可通須得東萊境内有牟鄉牟縣之類夫然後為信要之此亦經疑姑置義又見隱公二年無駭入極及成六年取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胡文定謂春秋所書乃與晉罪陳之辭會于扈以待

陳而陳侯不會然後以諸侯之師伐之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愚謗觀經旨實不見聖人有與晉罪陳之意自晉成之立諸夏聳觀冀其必能改紀為政一反前人之所為討宋魯之弑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覇業以懐來諸侯義聲所加齊楚自當畏服今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為當務之急夫陳鄭豈樂於背晉即楚正以楚師日夜至懼不克自保焉耳晉不能制楚惟欲服陳鄭不能拯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亦不

義之至而胡公許之以自反而有禮愚不知其說也

蓋晉楚之爭陳鄭十有餘年春秋皆所不與蓋春秋

于楚每致其薦食之憂晉故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

攘楚之事攘夷所以安夏非爭諸侯也夫豈暴殘小

國朝夕用師以求其我從如荀林父趙盾郤缺等輩

之所為乎

辛酉晉侯黑臋卒于扈成公也景公立

魯宣藉齊之力以簒其君專意事齊嘗為晉人所辱

黑壤之會既不預盟扈之會遂與晉絕不書葬魯不會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侯鄭衛之罪人也初奔而歸殺叔武再執而歸殺子瑕已不能君而戕骨肉以逞其𩔇辱之憾削其葬所以貶也

宋人圍滕

是秋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人圍滕乘其喪而伐之耳

非惟秉滕之喪亦秉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滕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或曰楚三伐鄭或書爵或書人何也曰書爵以正其始封之號而抑其僭名彼其埶方盛儗於王不得不抑之非進之也書人其君不出其臣帥師以來耳蓋書爵書人以為褒貶者中國諸侯之例楚既僭號自王書子乃所以抑之四裔雖大曰子奚其褒乎曰五

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今而書救何也

曰楚之初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弑其君者必將

以歸生為戮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歸已於弑

賊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為其私耳鄭人告急晉於

義不得不救且黨惡之盾已老今為政而救鄭者乃

郤缺也故於是而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及穀梁皆謂洩冶以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

見陳侯平國見弑及楚人滅陳之端所以録忠諫也而杜氏乃曰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此以書名書字為拘至於貶忠諫以從凡例説經之大弊也胡文定似有取其説乃曰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宋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禄如叔肸善矣如此則同姓異姓立人之朝者皆全身遠害而去諫諍之官可以無設矣至於木訥則又甚焉曰言於君而無益徒自取

禍不若括囊無咎無譽也又言薦圭璧於泥塗固已踈矣而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為智乎此洩治之死聖人所以名之大率皆執書名之例而强求聖人之意夫洩治立乎人之朝位為大夫以為無官守言責不可也陳靈與孔寧儀行父宣淫于朝治之諫之亦盡其職分之所當為不幸見殺死於忠也杜氏乃謂治直諫亂朝以取死故為春秋所名是亂朝不可直諫必治朝而後可諫乎自古以直諫而死者如龍逄比

干多在昏亂之朝亦謂二子不當以直諫而死為不知乎三仁所以並録於聖門以其所行皆合於義耳夫豈以死者為不知必全身遠害而後為知乎此不過因書名書字之例而曲為之說愚恐士大夫持此為全身遠害之張本故備論之大率泄冶非世族大夫之以名字見者非名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已不容深辨況千載之後欲以此求春秋貶褒之意豈非說經之一大弊乎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五